

# 蓝海之恋

黄国荣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藍海之戀

(苏)新登字 007 号

## 蓝海之恋

---

作 者： 黄国荣

责任编辑： 李荣德

---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190,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862—9/I·825

定 价： 8.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小传

黄国荣，男，曾用笔名箫簧、秋野。江苏宜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7年出生，大专文化。1966年参加社教工作，68年入伍，历任排长、文化干事、文化处副处长、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现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副编审。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小说集《蓝色的梦》。中篇小说《晚涛》获《解放军文艺》1993—1994优秀作品奖，《尴尬人》获《昆仑》1993—1994优秀作品奖。《尴尬人》、《小竹岛之恋》分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即将投拍。系列短篇小说《百味人生》正在陆续发表。另有散文、评论近二十篇散见报刊。

## 目 次

自 序 .....	(1)
A 卷 小竹岛之恋 .....	(4)
B 卷 赤 潮 .....	(61)
C 卷 晚 涛 .....	(110)
D 卷 请留下名字 .....	(151)
E 卷 平常岁月 .....	(202)

## 自序

面对自己的这摞作品，向读者说些什么呢？说句心里话，我首先要说的是道声谢谢。诚心诚意地谢谢你读我的作品。

著文者好把自己的作品视作孩子，当然不排除有喜欢“爬格子”、“码字儿”闹玩儿的，但无论是裹着血孕育出来的还是随意玩儿出来的，一经问世，都还是视作自己骨血的居多。孩子总是自己的好，天下父母之秉性；文章都是自己的美，天下作家之通病。有子便望其成龙，有文便图脍天下。然而自以为文章如何是一回事，别人评说是一回事，读者读后的感受又是一回事。我不敢奢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当你读了之后没感到浪费时间而后悔便是我莫大的欣慰。我没请人为自己的作品写序作标签的原委也在于此。

有人把读者奉为上帝。以我看读者并没苛求作者要作如此虔诚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真诚。以文交友，真诚怕是不可缺少的，我以为也是著文者起码应有的人格。作者和读者同站在一条地平线上，同活在一片蓝天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要反复经历“自在”到“自为”这样的阶段，如果说作者著文是要把自己先于读者在某一领域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由“自在”变为“自为”的亲身体验传达给读者的话，真诚自然是这一情感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拿腔作势，游戏人生，急功近利恐怕难与读者沟通，读者也难与你接近。

这个集子里的作品，都带有一种悲剧的色彩和氛围。生活

是五彩斑斓的。除了英雄人物自由意志的创造力和隐伏在偶然性下面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搏击闪耀的火花外,构成生活色彩的更多的是众多的普通人在实现自我生命价值中,围绕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一悲剧基本矛盾冲突所展现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视角,也都有他自己的表现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比历史富于哲理性,是最崇高的艺术。我却常常遇到一些人包括文坛中的人物善意地跟我说还是多写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作品。面对这种劝说我只好沉默。如果我说他们犯了跟柏拉图、奥古斯丁同样的概念错误——把悲剧和悲惨、悲哀、悲观视为同义语,似乎太不尊重人了。既然生活是斑斓的,那么文学必然是多彩的。正剧偏重于客观性,喜剧偏重于主观性,而悲剧却把主客观统一了起来。故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它通过描写不幸,甚至苦难和死亡,而这种不幸或苦难或死亡既不是由于罪恶,也不是由于高尚的品德,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某种弱点所致,借引起怜悯或恐惧来陶冶人们的情操。诚然集子里的作品有的称不上悲剧,至多有点悲剧的氛围,即便是悲剧也未必就达到如此艺术效果,不过是想达到而已。

对作品本身不想多加赘述。这些作品都是我对那一段海岛部队生活的回忆和咀嚼,苦涩之中有甘甜,甘甜之后是苦涩。《小竹岛之恋》,世俗观念和军人性格酿成一场悲剧,秀春优雅地倒下时,我的手莫名其妙地颤抖着。《赤潮》、《晚潮》把军人性格的冲突摆到军营机关这个特殊的官场空间中展开,前者偏重于事业和生存的追求竞争,后者着重于恩冤和情感的纠葛。《请留下名字》写的是三个困守在孤岛上的军人,自然环境和人加到他们肉体及心灵上的重压并没泯灭他们对军队

的炽热的爱。《平常岁月》描摹的是新时代的军人翘楚与旧有的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预示着我军的未来军事人才的人生之路。

就这个系列小说该说的都说了。在这里我深深地向编辑、读者鞠上一躬。

作 者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六日

于北京北太平庄



## A 卷：

# 小竹岛之恋

—

狄老大瞪着两眼半夜没能合上，天亮倒鼾声如雷做起了梦。花轿、太阳、龙船、娘娘、云山雾海……

“还睡！人家上土水都挑来了。”

老伴在他屁股上一巴掌赶走了他的梦。

狄老大一个鲤鱼翻身下坑，没系死裤腰带就冲出大门，见日头在东海面那水天相接处笑咪咪地露出脸，乐得一拍屁股颠进了门，顺手在老伴的屁股上捏了一把。老伴嗷他一句：“就要做公公爹了还没个正经样。”

日子是狄老大翻破一本皇历择定的。

狄家香火不旺，三代都是单传，这日子马虎不得，责任重大，要不对先祖列宗没法交代。

狄老大在屋里乐滋滋地忙着张罗喜筵，没承想外边老天爷变了卦。一袋烟工夫，日头不知钻哪跟谁偷情去了，天阴下脸来，煞是难看；海接着也阴了，一副沉闷；小竹岛自然阴沉沉的。狄老大心里阴得更厉害，活象全家积蓄，猛一下丢了一般，

说不出有多难受。

“上士，行了行了。”

魏仁民第二担水挑进了院子。

魏仁民是小竹岛排的炊事班长兼给养员，过去没衔的时候就称他上士，现在肩上一粗三细四道杠，叫上士就更名副其实了。

小竹岛就只狄家一户居民。岛上只营房底下一眼井，狄家男人一出海，挑水、家里的油盐酱醋肉蛋菜蔬全由魏仁民包了。狄家老俩口对魏仁民比对儿子狄德龙还钟爱。魏仁民对狄家的帮助是实心实意的，并没有把这些当拥政爱民的事迹来创造，也没有把它当作个人的先进事迹，为他转志愿兵铺路。他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何况排长又是他同乡，这也算排里的一件工作。

“上士，你放下。”

魏仁民放下水担又抄起条帚，被狄家大娘拦住，“这里的事都齐了，你回去洗洗脸，换身新衣服，待会儿你到码头接新娘去。”

“我？”

“对呀！你不去还让谁去呢？”

狄家在岛上无亲无眷，公婆不好降低身份到码头迎媳妇，儿子去又不放心，怕他做出不得体的事，这事只能请部队请魏仁民，从新房的布置到迎新的爆竹、喜宴的菜肴，全是魏仁民一手操办的，倒像是给他娶媳妇。

狄德龙没事的大爷一般，他只知道扳着手指算日子，嘴里整日念叨要做新郎官了，那身膘油厚实的肉疙瘩里没有几个心眼。此刻他已经换上那套早就闹着要穿的西装，嘿嘿嘿翻过

坡去跑到小竹岛排一个不漏地去见每一个官兵，让别人看他的新衣服，还腆腆腆地别着那朵鲜红的大红花。听人说：喔，德龙今天要做新郎官了。他就乐得嘿嘿笑一阵。听不着，就噘着嘴老大不高兴。

早饭后，老天竟淅淅沥沥下起小雨。那时疏时密不紧不慢的雨点似乎在向人们提醒着什么。

直到后来的故事发生，小竹岛排班以上干部才想起那天狄老大这酒坛子没喝几盅酒。此时此刻他们没功夫顾及这种没影儿的事，这是小岛排进驻小竹岛二十多年来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喜事。狄家是小竹岛唯一的一户居民，狄家的事就是小竹岛的事，小竹岛的事自然便是小竹岛排的事，狄家娶媳妇也如同小竹岛排娶媳妇。

排长命全排出动，一拨人去把狄家通向码头的路打扫一遍，一拨人把大红喜字从码头一直贴到洞房的门上。除了这，他还让他们修修头发，换换衣裳，说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迎新娘子。

“哎呀！老头子啊，你看看，上士换上这套新军装，真像个新郎官了！”狄家大娘说得魏仁民脸红了。

“大娘，到时候怎么接呀？”

“你到码头把新娘子接下船，再招呼那些送亲的亲戚一起来，让其他同志抬嫁妆，你们一上坡，这边就放鞭炮。”

“哎”。

当海上的运输艇减速驰向小竹岛的时候，岛上的激动便无法抑制了。小竹岛驻军最高长官守岛排长已无能力把面前这帮兵的灵魂统一到他那清脆而响亮的口令里。他宣布了新娘子上岛后只允许魏仁民单独出入狄家；其次宣布参加喜筵

的名单，狄老大要求全排都去，考虑到战备问题，排长还是只选了部分人参加；最后派出一、三班协助魏仁民到码头迎接新娘搬运嫁妆，二班放鞭炮。领受到任务的继续激动，没有任务的暗地沮丧。

当运输艇亲昵地和小竹岛紧紧地拥抱成一体，当那一簇鲜红出现在甲板上的那一刻，小岛上那一双双骨碌碌的眼睛闪着各式各样光芒从各个方位射向码头。

魏仁民站在码头边伸手握住从船上那簇鲜红里伸出来的柔软、润滑、娇嫩的小手，当他的目光与那一簇鲜红送来的目光相接的那一瞬，身子似电击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对新娘子说了什么，又怎样把她拉上码头。在他脑子里心底里除了那一簇鲜红和那双不敢再偷眼与之相望的杏眼外，其余全是空白。

这样的姑娘怎么会嫁给他？

他又不知道自己嘟囔了一句什么，他不知道身后的那簇鲜红竟一直抬着头盯着他的后背。

码头到狄家这一段小路，今天在魏仁民脚下走得特别细腻特别秀气。他身边的人似乎也需要这样的细腻和秀气，他们走得都很耐心，以致狄德龙在门口急得团团乱转。

新娘还在门口，狄德龙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拉住新娘子看，送亲的亲戚们都皱上了眉头。要不是狄老大一声喝唬，还不知会闹出什么笑话。

喜宴的气氛不好是肯定的。送嫁的亲戚们都阴着脸。他们眼睁睁的把自家天仙一般的人儿送来嫁给这么一个女婿。

狄老大始终未能激起情绪敬大家一盅酒。狄德龙却置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于度外，人家敬他他干杯，别人不敬他也干杯，菜刚上了一半他就醉得不认识爹和娘，让几个战士架进了

新房。新娘子坐在桌子旁未动一下筷子，似一直陷在她不想醒来的梦里。

## 二

浓重的夜雾遮没了小竹岛，小竹岛在黑暗中叹息。

“唉，好端端的一个姑娘白白给糟蹋了，真可惜！”新兵小张在上铺哀叹。

“红颜历来薄命，这就叫命，痴人有痴福，谁知……”老兵大马在下铺打诨。

“南山岛是县城，什么样的人不好找。”“难说，说不准是烂肚子黄鱼搁不住哪。”“吵什么！睡觉！”魏仁民居然火了。

屋子里一片宁静，空气中却显得有些沉闷。魏仁民的火发得让另外两位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从来没见过他发过火，再说这事本身也用不着火，他们躺在床上谈女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他们感觉魏仁民是真发了火，而且很火，他们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尽管在黑暗之中，还是表现出了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

屋子里的沉闷渐渐消散，显出一片沉寂。

三张床上的三个人谁也没入睡，眼前的事引发出来的各种疑惑让他们失去睡觉的兴致。

老兵大马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也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狄德龙这小子连学校门是方的圆的都不知道，居然娶了个这么漂亮的高中生老婆，自己呢？共产党员，说起来也是高中生，可连个对象都没有，还一门心思镇守天涯自命不凡。

新兵小张在想自己的上士，他究竟为啥要发这无名火？一天没见他有个笑模样，动啥肝火呢！说不定人家这会儿俩口儿

正搂着亲不够呢。是转志愿兵的事挠心？这也用不着急呀！还有大半年呢，论条件一切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急也抢不了先，不急也落不了后。真让人不明白。

魏仁民更无睡意。他心里很烦躁。假如他不去迎她，去迎她不到码头边伸手去拉她，拉她不跟她对视这一眼，也许他不会如此失魂落魄。可是他去了也拉了她而且还跟她实实在在对视了一眼，对得差点灵魂出窍。他不气狄德龙，他气她，什么年月了，为什么还会这样听命安排，却又心里痛苦；他气老天爷，为什么给了她美貌却又对她这样残酷。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是……不！她绝不会是这种人。他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是个高傲而纯洁的姑娘。他发火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相而看轻她，他不允许别人随便看轻她。可她究竟为什么要嫁到这儿来呢？他心里很苦闷。

“哈哈，听说了吗？夜班岗传出来，夜里狄家传出了新娘子杀猪似的哭叫，这么娇嫩的小娘们怎经得住狄德龙这头猪折腾。”老兵大马担水回来兴致十足地报告新闻。

魏仁民心里似让谁捅了一刀。

“嘿嘿，怪不得呢，是二手货，在娘家就有相好的。”

“你整天胡说八道干什么！人家怎么得罪你啦？”魏仁民停住手中的菜刀，两眼冒着火。

“嘿，你急什么？又不是你妹子，是她自己亲戚们说的。住在咱们俱乐部里的那些送亲的人议论来着，说她爹娘太狠心，什么填房就填房呗，那边是教师，总比嫁到这孤岛上跟这么个呆子强，一万块钱就舍得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唉，蛤命难测哟！”老兵大马挑起水桶出了厨房。魏仁民像被老兵大马带走了魂，切菜的声音像功率不够的留声机，整个儿乱了节奏。填

房？呆子？一万元钱？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她金玉其表，败絮其中……

“上士，上士！”狄德龙来到炊事班。

“大清早到处乱窜干什么？”一夜间魏仁民失去了以往那种热情。

“我，我是来找我老婆的，我醒过来她就不见了。”

“她怎么啦？”

“我，我……”

“你欺负她啦？”

“我，我夜里把她弄痛了……”

说者没有心，听者却红了脸。

“她不跟我说话，不让我碰她，我就弄了她。我不知道她会这么痛，都出血了，出了好多，床单上都是，要知道她这么痛，我就不弄了……”

“你是头猪！”魏仁民从来没这样咬牙切齿地骂过人，“老天爷怎么没长眼，你知道你娶到的是什么人？她是天仙，是白玉——”

“不不，她不叫天仙，也不叫白玉，她叫秀春。”

“你……我告诉你，你要不好好待她，你要再欺负她，小心雷劈了你！”

“我憋不住呀，后来又强弄她两回，她不理我了，你说我还弄不弄她？”

“你给我滚！”

狄德龙吓得一哆嗦。

### 三

鬼使神差，是责任感的驱使？是情感的觉醒？还是潜藏在心底的私欲的膨胀？他说不上。反正他听了狄德龙的话后，他无法在屋里坐着，身不由己地绕着小竹岛转悠起来，两条腿好像不由他大脑指挥。此时要是有人碰上，只需问他句：你在干什么？他可能会无地自容。

夜里他想了许多，后来告诫自己：算了，不要管这闲事。你也改变不了什么，更何况谁也没要求你去改变什么，弄不好反惹一身骚。年底就要转志愿兵了，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年。志愿兵虽不是什么官，也发不了什么财，可这是他改变自己命运，摆脱贫困的农村唯一的机会和出路。不能为了她葬送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再说她也不是没有头脑，她既然听凭命运摆布，愿意如此，你又操的哪门子心呢？这样一想，他心里平静了许多，天亮前才睡了一小觉。可刚才听狄德龙这么一说，他的心里又乱了方寸。

转到南坡，他的眼睛如猎犬发现猎物似地突然亮了。半山腰那块平滑如台的山石上坐着那簇鲜红。战士们每当思念故乡亲人或心里有了委屈都到这块石头上来坐着，遥望大陆，诉说心声。战士们称它望娘石。此刻，她坐在望娘石上，凝视着她的故乡——南山岛。

魏仁民立即停住了脚步，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他是在找她。现在人就在他眼前，他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接新娘的任务昨天就完成了，他是个战士，她是新媳妇，他没有权利也没有任何理由找她跟她说话。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拿不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那簇鲜红纹丝不动。他无法让自己如此僵持下去，便移步转身离去。

他忍不住扭头朝她看去，恰巧又与那对美丽的杏眼相接，他害怕地低下了头。那簇鲜红没有吝嗇自己美丽的目光。牢牢地看定了他。他没抬头，感觉到是这样。虽则一瞬，可他清楚地看到了，她眼睛里没有一滴泪，他原以为她在哭，在想她的家，或者心上的人……

“家里人在找你，刚打春，石头上凉，这样坐着会凉着身子，事情已经这样了，自己要保重。”

魏仁民远远地打摆子一般轻轻悠悠地说出了这些。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这些话是他说的还是天上飘下来的。

就这么几句话，那对美丽的杏眼竟流下了一串晶莹如珠的眼泪，他是用余光偷看到的。

魏仁民见到这串泪，心里竟不是那么难受，反而浑身有种舒坦，我这是怎么了？

“走吧，他可能会找来的。”魏仁民还是勾着头、说完他先一步一步离去。

他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那簇鲜红果真站了起来，而且也回眸看了他一眼，虽然他们已相隔一段距离，但他们似乎都感受到了目光的相接。他自然立即又勾下头。他觉得那射过来的目光对他充满着真诚和坦率。这是他有生来第一次与女人这样说话这样相看。他害怕这样和女人看下去。